

人文  
書房

# 巴金的家和

我仍在思考，仍在思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 家

〔顾问〕李致  
〔编著〕田夫

上海文化出版社

巴金的家和

《家》

〔顾问〕李致  
〔编著〕田夫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的家和《家》/田夫编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

ISBN 7-80646-718-1

I. 巴… II. 田… III. ①巴金(1904~ )-人物研究②长篇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25.6②I20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5584 号

---

顾 问 李 致

编 著 田 夫

责任编辑 汪冬梅

装帧设计 周艳梅

印务监制 陆祖晨

书 名 巴金的家和《家》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icm.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锦佳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8

印 张 12  $\frac{2}{3}$

字 数 223,000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718-1/I·463

定 价 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401196

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巴金主要著作简目

家(1933年5月) 上海开明书店

春(1938年3月) 上海开明书店

秋(1940年7月) 上海开明书店

雾(1931年11月) 上海新中国书局

雨(1933年1月)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电(1939年4月) 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光明(1932年5月) 上海新中国书局

海行(1932年12月) 上海新中国书局

旅途随笔(1934年8月) 上海生活书店

生之忏悔(1936年3月) 上海商务印书馆

忆(1936年7月)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憩园(1944年10月) 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

第四病室(1946年1月) 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寒夜(1947年3月)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友谊集(1959年9月) 作家出版社

倾吐不尽的情感(1963年8月) 百花文艺出版社

巴金随想录手稿本(1-5集)(1998年11月) 上海文化出版社

## 献给值得怀念的人民作家巴金

早在二〇〇〇年，文学评论家王任叔（巴人）就说：『无论如何，巴金是中国文坛上伟大的存在。』  
多少年来，人们在不断地阅读着巴金，讨论着巴金，同时也不断地追寻着巴金的故事……



# 目 录

## 出身大家庭

李氏大家庭 / 2

童年巴金——被人爱着的孩子 / 11

巴金的“三个先生” / 14

巴金说，他是“五四的产儿” / 18

旧家庭的叛臣逆子 / 23

## 巴金与萧珊

读者中有一位特殊的女孩 / 30

与萧珊第一次见面谈到了家与《家》 / 32

苦恋八年建起一个家 / 36

生活因萧珊而改变 / 39

相知相爱深几许 / 44

“文革”中的萧珊 / 47

萧珊之死 / 55

怀念萧珊 / 61

## 爱与痛交织的亲情

巴金祖父印象 / 69

巴金父亲印象 / 72

巴金母亲印象 / 76

巴金与他大哥 / 79

巴金与他三哥 / 88

巴金与李致 / 96

巴金与儿女 / 105

一个热爱孩子的老人 / 109

## 《家》仿佛挖开了坟墓

《家》——巴金为大哥写的小说 / 115

《家》里有许多熟悉的面庞 / 121

《家》一部封建大家庭悲欢离合的历史 / 124

《家》的问世 / 127

# 目 录

《家》的版本和修改 / 129

《家》，不止影响一代人 / 134

寻找《家》的意义 / 138

## 何处为家

重庆建起临时的家 / 143

上海之缘 / 145

上海武康路的家：伴随后半生 / 150

## 心系老家

故乡情结 / 153

萧珊去老家寻找《家》的影子 / 156

日本作家到巴金故居寻找《家》的舞台 / 159

颠簸人生，五次回老家 / 165

## 晚年，常以病房为家

写《随想录》——偿还心灵的欠债 / 181

“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 192

大镜子，“它使我清醒” / 194

最随和、最听话的病员 / 196

## 临近人生的终点

还有些事要做 / 200

丢不开的家事 / 209

附录：巴金简表 / 212





# 出身大 家庭

1 李氏大家庭

2 童年巴金——被人爱着的孩子

3 巴金的「三个先生」

4 巴金说，他是「五四的产儿」

5 旧家庭的叛臣逆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大家族的合影

## 李氏大家庭

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封建家庭。

巴金本姓李，名尧棠，字芾甘。这个名字取自《诗经》中的“召南·甘棠”一首，它是颂扬周公德政的，以“蔽芾甘棠”一句开头，“甘棠”是棠梨树，“蔽芾”是描绘棠梨树枝叶繁茂的状况。而“巴金”则是他在1929年发表作品时所取的笔名。

这个李氏大家庭坐落在成都市正通顺街。正通顺街一带是官宦人家聚居的住宅区，小地名叫“双眼井”。这座宅院是巴金的祖父李镛购置的，人称李公馆。李公馆在成都北门一带是有名的殷富。最兴旺的时候，住着四代人，人称“四世同堂”。

巴金就出生在一个世代做官、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这个李公馆里，他“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他在这个上百口人的小社会里生存成长。

巴金的祖父李镛是这个大家庭里的最高权威。他做过多年的县官，还算得上是位精明能干的官吏。卸任以后广置田产，购置修建了这座五进三重的大宅院，收藏了许多古玩字画。他维持着这个大家庭的一切生活秩序。李镛的最大愿望，就是全家以他为核心，恪守家族礼法，延续富足家业，人丁兴旺，四世同堂。

李镛的祖父李介庵原籍浙江嘉兴，当年远迁入川，以一个普通儒生身份在官府充当幕僚。到了李镛这一代，李家开始发达了起来。

李镛的大儿子李道河、三儿子李道洋都做过知县，二儿子李道溥，秀才出身，留洋日本，做过四品的“道台”，后来做过大律师。因此，在李镛父子努力下，李家达到鼎盛时期。出于因袭的封建礼教观念，也为了保持现实既得利益，李镛从心理上特别需要维护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制度，传播传统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以此强化延续李家的家业。

巴金在这所被称为成都“北门首富”的大公馆里生活了18个年头。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

巴金一生都记挂着这个老家，在他八十岁的时候，还感慨地写道：“说实话，对这个地方我不能没有留恋，对我来说，它是多么大的一座记忆的坟墓！我要好好地挖开它。”

1923年，19岁的巴金和他的三哥以叛逆者的姿态离开成都去了南京。祖父去世后，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出卖了。原来的李公馆几易其主，格局也多有变动。20世纪50年代末，在

巍峨中显出人的渺小，不知里面发生的故事是欢乐还是悲痛。

3



旧址上又重建了一个部队文工团的宿舍。如今，巴金在成都的故居已不可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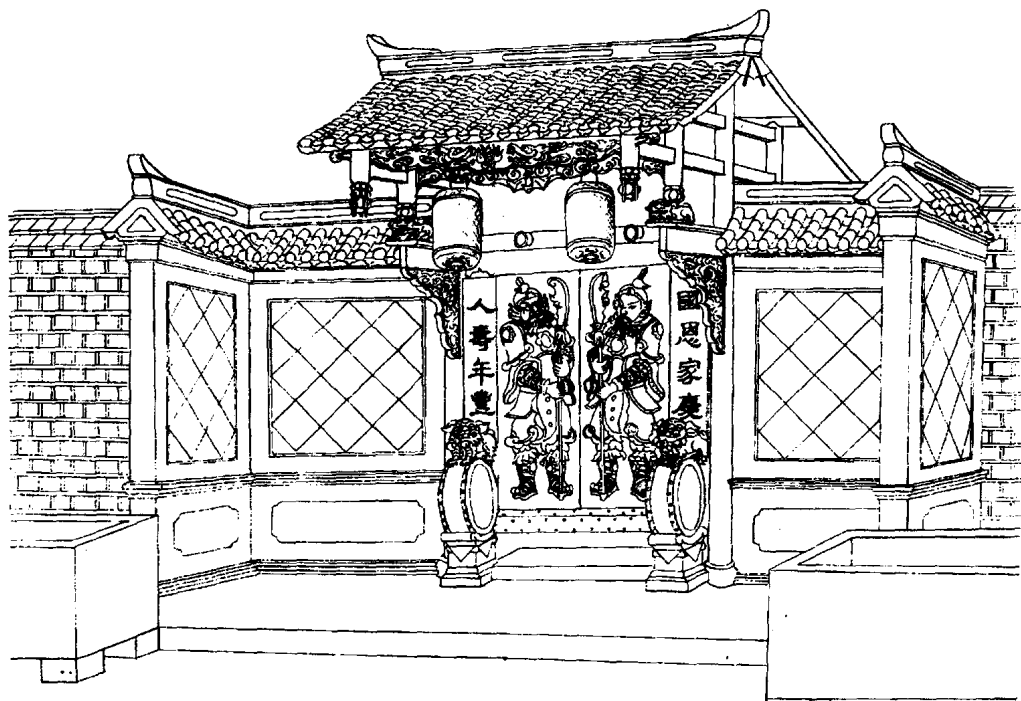
李公馆，在记忆和文字中，是这样的：

大门外：“这座公馆和别的公馆一样，门口也有一对石狮子，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只是门前台阶下多一对长方形大石缸，门墙上挂着一副大对联，红漆底下现出八个隶书黑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两扇大门开在里面，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

大门内：“白色的照壁迎着我。照壁上四个图案形的土红色篆字‘长宜子孙’嵌在蓝色的图框里。……二门内前面是一个正方形的铺石板的天井，在天井的那一面便是大厅。一排金色的门遮掩了内院的一切。”

院内：“从大门进去，走出门洞，下了天井，进二门，再过天井，上大厅，弯进拐门；又过内天井，上堂屋，进上房……”

大厅：“堂屋里除了一盏刚刚换上的一百支烛光灯泡的电灯外，还有一盏悬在



巴金故居大门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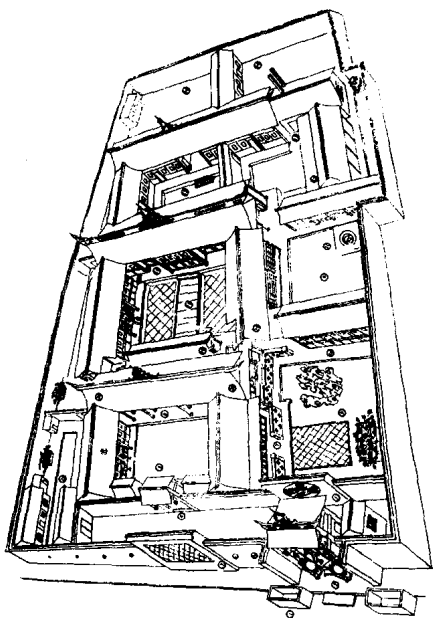
中梁上的烧清油的长明灯，一盏煤油大挂灯及四个绘上人物的玻璃官灯。”

此外，还有“到处张灯结彩，装饰得富丽堂皇”的戏台，曲径通幽的花园……巴金小时候的住处，他后来回忆：“我还记得为了大哥结婚，我父亲把我们叫做‘签押房’的左边厢房改装成三个房间，其中连接的两间门开在通入里院的过道上，给大哥住；还有一间离拐门很近，房门开向内天井，给三哥和我两个住，到了我离家的前两年大哥有了儿女，房子不够住，我们家又把中门内台阶上左右两块空地改装成两间有上下方格子玻璃窗的小屋，让我和三哥搬到左边那间去……”

巴金的祖父李镛有两房妻室，生了六儿三女，其中有一子二女早年夭亡，后来又娶了两房姨太太。巴金的父亲李道河是李镛的长子，在这个大家庭中本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的官运和才干都不及其父，学识也不及两个去日本留过学的弟弟。

在巴金之上有两个哥哥，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在家族中排行第三，巴金排行第四），还有两个姐姐，后来又有两个妹妹。1904年，李道河以“过班知县”的身份上京，等候“引见”，但他在京并不顺利，直到第二年中秋才得以“引见”回成都。就在他闲居京城的一年阴历十月十九（公历11月25日），巴金出生了。

这是巴金最早的照片。1907年，三岁的巴



巴金故居复原图。



1907年3岁的巴金，这该是目前所见巴金最早的留影。他外婆(左)的怀抱里，嘴咬着指头。几年之后，他才会对这个世界有所认识，对死亡有所感受。

金在他外祖母的怀抱里。

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说：“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没有青春，没有幸福……”这段文字，是对这幅照片的最好说明。

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巴金的生活经历和整个家族兴衰的历史，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众多的人物原型和丰富的生活细节。他的不朽之作《家》也由此脱胎而来。

辛亥革命那一年，李道河从广元辞官回到成都。李家似乎也不太平。从1913年到1917年五年中，李家长房连续死了四口人：李道河夫妇和两个女儿；二房死了两个男儿：巴金的二哥和五弟。

巴金的父亲一死，李家在祖父的主持下分了一次家。祖父去世后，李家各房为再次分家争吵，大哥内心紧张，甚至一度发过狂。第一次分家主要是分了田地，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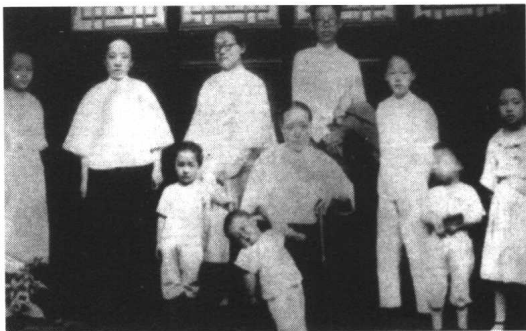
房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但由于祖父健在，所以还维系着大家庭的门面。祖父一死，大家庭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在巴金走后，卖掉公馆，再次分家，大家庭就此彻底解体了。这些都作为巴金后来反抗大家庭黑暗专制的记忆，进入到他激烈的文字中。

同时，在巴金的心灵深处，也暗暗隐藏着一种“赎罪”的心情：“老一辈的罪过，要由我们去偿还。”对少年巴金来说，感受最深的是家庭的两次变故，先是母亲的去世（1914年），接着父亲又走了（1917年）。母亲的去世，使他领略了人间的苦味，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从此我渐渐变成了一个爱思想的孩子。”父亲的离去，则让他更看清楚了大家庭的真面目。他说：“父亲一死，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学生的石块重重地压着。”（《家庭的环境》）巴金对大家庭，有恨也有爱，有诅咒也有眷恋，那毕竟是他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地方。当他刚刚接受五四新思潮的洗礼的时候，他是大家庭里无畏的叛逆者。他对大家庭的罪过、弊端看得十分清楚：在“父与子”的冲突中，他旗帜鲜明地充当着年轻一代的代言人，发出他们的抗议，喊出他们的冤屈，为他们寻求着新生之路。专制家长的压迫，大家庭兄弟之间、妯娌之间的矛盾、倾轧，他亲身领略过，他最亲爱的大哥和姐妹们还在受着煎熬，因此，憎恨之情压倒了一切温馨的情景也就悄悄地爬上心头、流出笔尖。不然，为什么巴金会那么细致地去描绘那些类似《红楼梦》中的生活场景？

那不仅是名震遐迩的一代文豪的摇篮，而且是小说《家》《春》《秋》《憩园》的真实背景。人们忘不了那石狮子守卫的黑漆大门以及门坊上“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忘不了正门照壁上那寄托着封建时代老一辈梦想的“长宜子孙”的镌字，自然，更忘不了黑漆大门内所发生的一个又一个悲剧，忘不了曾经给少年巴金以原始正义感和做人准绳的轿夫、仆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巴金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陈思和先生在《人格的发展》中，对



李家的一张合影。



巴金和他三哥离开成都前和全家人一起合影。

⑧ 这张照片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坐在中间的是继母邓氏，脸瘦长，眼睛里含着忧郁的神情，远不及巴金生母陈淑芬那么丰满威严。她身边、身后站着李氏五兄弟，  
 ⑨ 后排左一是大哥李尧枚，他是李家的长房长孙，肩头挑着中兴家族的重任。他性格懦弱，体质羸弱，一度患过神经病，照片中那张清癯的脸上已露出了病相，唯有一双眼睛大而有神。后排中间站的是三哥李尧林，文质彬彬，昂首侧目，正向往着离家后的新生活。后排右边是巴金，天庭饱满，气宇轩昂，正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另外尚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李采臣（左一）和李济生（左二）。背景因年代久远而呈乌黑一片，给人一种伤感又有所期待的印象。是时李家已经家道中衰，然而巴金则毫无眷恋，他离开旧家庭就像是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

⑩ 我们可以这样说，李公馆是一个封闭的、复杂的、有着固定的礼法秩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最高家长极力维护着四世同堂的辈分关系，一切按严格的礼制行事。李公馆又是一个封建的小王国，权力至高无上的祖父是这个王国的主宰，森严



的君臣奴仆等级制度任何人不能逾越。祖父不定时的列队训话，“上人”与“下人”之间主仆的关系必须清楚……

李公馆上下近百口人，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既定的秩序中生活。但奇怪的是，李公馆如此封闭，却未能完全抵挡住外来文化气息的渗入。到了巴金这一代，兄弟们都上了洋学堂，学洋文。巴金的大哥李尧枚高中毕业后，还曾想到上海、北京深造，将来到德国学习新兴的化工专业。李尧枚的这个意愿没有实现，是因为他是李家的长子长孙，祖父、父亲另有安排。这说明李公馆以李镛为代表的掌权者既有封建的一面，也有开明的一面，反映出人格的双重性。

李公馆这时就像一个容纳着驳杂文化的社会，也像正在无声地悄悄发生变化的社会。这种变化带来了对这个家庭的人际关系、旧的生活秩序和思想观念的冲击。这个一度繁荣鼎盛的大家庭正面临着新生代的挑战。新生代出身于此，并将反过来成为反对和埋葬它们的叛徒。

在这个当时算得上富丽堂皇的李家大院里，巴金也曾看见过“下人”们一些悲惨的事件：六十多岁的老书童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沦为乞丐，冻死在街头；仆人袁成在外国烟馆里被警察接连抓去两次，不久死在门房里；另一个老轿夫被人诬为偷东西，在一个晚上用裤带吊死在大门里；从小照顾巴金长大的丫头香儿和女佣杨嫂也都先后悲惨病死……在对旧家庭进行批判时，巴金的言辞非常激烈。但也有研究者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李氏大家庭，并非像巴金描述得那样可怕、恐怖。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也算不上专制。这个家庭的矛盾与冲突，不会超过正常家庭矛盾的范围，所以巴金以后对家庭的种种微词与抨击，不能不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修辞手法。

对于这种评述，巴金不以为然。他说，他们根本就不了解那个时代，那种家庭，只是一个想当然的推论。他是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的，如果没有切身体验，没有很深的感受，他不会这么反感。他是根据他的感受来写作的。

巴金对于度过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李家有着复杂的情感。他在谈到《家》的写作动机时，承认自己对李家，对故乡，不能说没有一点留恋：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任是怎样磨砺，也会留下一点痕迹。我想忘掉他们，我觉得应该忘掉他们，事实上却又不能够。到现在我才知道我不能